

毛 传 声 训 举 例

罗 邦 柱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于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一、以音同字相训。《邶风·谷风》宴训安，《郑风·扬之水》迺训诳，《褰裳》士训事，《齐风·东方未明》樊训藩，《陈风·东门之池》晤训遇，《豳风·七月》疆训竞，《小雅·六月》公训功，《采芣》鞠训告，《斯干》似训嗣，《小弁》坏训痍，《大雅·思齐》桐训痛，《抑》止训至，《豳民》古训故，《周颂·闵予小子》序训绪，等等均是。

《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传：“君子望之俨然可畏，礼容俯仰各有宜耳”，以畏释威，以宜释仪；《卫风·淇奥》传：“嘏，威仪行止宣著也。”以宣释嘏；《齐风·载驱》传：“车之蔽日萑”，以蔽释萑；《陈风·衡门》传：“衡门，横木为门”，以横释衡；《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沦猗”，传：“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以轮释淪，等等，也是以音同字相训的训例。

有些用以相训的音同字，实际是音义皆同的异体字。如《周南·卷耳》以置释寘、《召南·草虫》以跃释趯、《小雅·渐渐之石》以蹄释躅，《大东》以瑞释璫，寘置、趯跃、躅蹄、璫瑞都是异体字。《秦风·小戎》镈训搏，亦当是异体字作训。《说文》“镈，矛戟柲下铜搏也”，《方言》：“搏或名为徽”（按徽即镈）可证。郑玄以《曲礼》“进戈者前其镈、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镈”两文换字，便谓锐底曰搏，平底曰镈。段玉裁《说文》注又加以申说：“锐底可入地，平底箸地而已。”这个解说似乎不合作器的物理。戈矛戟同为刺杀武器，为何戈必用锐底而矛戟必用平底。现在出土文物也未见镈搏之别。古籍同文换字的现象是很多的。《小雅·正月》：“火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灭即滅，不能强释为二。《史记·滑稽列传》：“有鸟止于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鸣”，又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蜚飞并用，也不能强分为二。

二、以音近字相训。这里指的是韵部相同而声纽有别的音近字。《周南·汝坟》遵训循，《召南·野有死麕》舒训徐，《邶风·匏有苦叶》泮训散，《鄘风·相鼠》俟训待，《卫风·氓》塉训毁，《伯兮》甘训厌，《郑风·羔裘》洵训均，《遵大路》掺训摩，《齐风·卢令》僮训才，《唐风·蟋蟀》聿训遂，《豳风·七月》穹训穷，絢训绞，乘训升，《彤弓》囊训韬，《正月》寤训困，《十月之交》腾训乘，《小旻》溃训遂皆是。

《召南·摽有梅》“迨其谓之”，传：“不待礼会而行之，”以会释谓，《卫风·淇奥》传：“匏，宽大也，”以宽释匏，《秦风·车邻》传：“亡，丧弃也，”以丧释亡，《大雅·皇矣》“无然歆羨”，传：“无是贪婪”，以贪释歆，也是以音近字相训的训例。

三、以音转字相训。《周南·葛覃》敦训厌，《汝坟》肄训馀，《邶风·定之方中》零训落，《干旄》祝训织，《卫风·氓》布训币，泮训坡，《王风·中谷有蓷》伋训别，《扬之水》戍训守，《郑风·清人》介训甲，《唐风·鸛羽》行训翮，《陈风·墓门》斯训析，《桧风·羔羊》悼训动，《曹风·下泉》苞训本，《豳风·六月》烝训众，《小雅·天保》蠲训絜，享训献，《鱼丽》丽训历，《车攻》攻训坚，《无将大车》颀训光，《楚茨》抽训除，《大田》秉训把，《桑扈》屏训蔽，《宾之初筵》祈训求，等等均是。

《周南·樛木》传：“木下曲曰樛”，以曲训樛，《郑风·东门之墠》传：“墠，除地町町者”，以町训墠，《出其东门》传：“阨，城上之台也，”以台训阨，《小雅·小旻》传：“徒搏曰暴虎”，以搏训暴，也是以音转字相训的训例。

四、同字相训。《邶风·北风》以虚释虚、《魏风·葛屨》以要释要、《大雅·桑柔》以赫释赫均是。因这一训例较少，后人觉得与其他训例不合，便自行改动，变为“虚，徐也”，“要，褰也”，“赫，炙也”。阮元《校勘记》“虚虚也”条下说：“按古之训诂有此一例，如《易大传》比者比也，剥者剥也，蒙者蒙也，《说文》亦云己者己也，经传不可枚数。或疑毛传内无此，因举‘要之褰之’传曰：‘要，褰也’，毛公时安得有褰字？褰本作要，谓此要非人要领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与此‘虚虚也’一例。古者虚本训丘虚，因之训空虚，嫌其义之不可定也，故释之曰，此丘虚字，其义则空虚也。”阮元的说法是对的。同字为训产生于口耳相传的讲经时代，是先秦训诂中常见的现象，虽然是落后陈旧的方法，语义含糊，不便目治，但毛传保留了它的子遗，也是不奇怪的。

五、以本字释借字。《小雅·棠棣》“外御其务”传：“务，侮也，”务为借字，侮为本字，《左传》、《国语》、《御览》引诗正作侮。《小雅·鸳鸯》“摧之秣之”传：“摧，莖也”，《韩诗》正作莖。郑玄说“摧，今莖字。”《大雅·文王》“陈锡哉周”，传：“哉，载也”，《左传》、《周语》并引作“载周”。《小雅·小旻》“是用不集”传：“集，就也”，《韩诗外传》正引作就。《大雅·棫朴》：“追琢其章”，传：“追，彫也”，荀子《富国篇》正引作彫。他如《周南·樛木》传：“履，禄也，”《汝坟》传：“调，朝也”，《邶风·柏舟》传：“矢，誓也”，《秦风·终南》传：“纪，基也”，《曹风·候人》传：“媾，厚也”，《小雅·节南山》传：“茂，勉也”，都是以本字释借字的训例。

毛以本字释借字，也就是破字改读，所以王引之说：“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孔颖达不明毛时还没有读为当为之例，故数云毛无破字之理，这是不对的。陈奂《诗毛氏传疏》说：“《桑柔》‘天不我将’，笺云将犹养也。笺以将养不同义，而云犹，此东汉人训例也。而毛于《四牡》传直云将养也。”

毛传以本字释借字，有人不以为然，自己望文生训，另作解释，结果文意难通。《周南·关雎》首章“左右流之”，传：“流，求也，”谓流即求，与二章采之同义。朱熹《诗集传》不同意，释为“顺水之流而取之也”，把“顺水之流”和“取之”两个不相涉的语义放在流字上，显然是生揉的。又三章“左右采之”，传：“采，择也”，戴震不同意，把采当本字：菜之亨于肉湑者，全句释为“左右采菜以为菹醢之用。”不知采与乐韵，古同在铎部，所以采可假作择。马瑞辰说：“流之、采之、采之同义；诗有变文协韵例，数章不嫌同义。先儒或训采为采羹之采，失其义矣。”（《毛诗传笺通释》）马说甚确。

六、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古时字少，后世孳乳渐多。古某一字，因时地衍移变迁，或读音稍变，或意义少别，于是另造一个字，新造字与原字便是转注关系。转注与假借不同，假借是临时的，不能互训，转注是固定的，可以互训。黄侃《说文略说》以“天”为例指出：“与天同语者，有凶，声稍变矣，由凶与天而有颠。此之造字纯乎变易也。颠语转而有顶，有题，义又无殊也。……是故凶、颠、顶、题皆天之变易字也。”毛亨深明转注之法，所以能依声之稍变，辗转求其义。字因时不同而变者，毛即以今语释古语，因地有异而变者，毛即以通语释方言。《大雅·桑柔》洒训灑，洒灑一义，唯周秦人用洒，汉人用灑。《小雅·白驹》传：“慎，诚也”，慎诚一义，唯周秦人多用慎，汉人多用诚。如《小雅·巧言》“予慎无罪”，郑笺释为“我诚无罪”，《小雅·巷伯》“慎尔言也”，郑笺释为“女诚心而后言”。《大雅·大明》传：“倪，磬也”。磬，今语；倪，古语。《说文》：“磬，譬也。”孔颖达《诗疏》说：“唐时俗语譬喻物犹云磬作然也。”

《周南·汝坟》传：“燬，火也”，这是通语释方言。《释文》说：“齐人谓火曰燬。”孙炎《尔雅》注：“方言有轻重，故谓火为燬。”《大雅·大明》传：“忱，信也”。《方言》：“允忱恂展谅，信也。”广韵》忱忱同，则忱为方言，信为通语。《小雅·采芣》传：“詹，至也。”《方言》：“楚语谓至为詹。”

七、以今字释古字。最先造字，字义比较简单，后来辗转引申，一字多义的现象就相当普遍。为了使文字各有专职，便于本字加偏旁作区别，这就形成古今字或区别字。诗为古字，毛便以今字释之。如《周南·兔置》“公侯干城”，传：“干，扞也”，干为古字，扞为今字，故《吕览·报更》引作扞城。孙炎《尔雅》注说：“干盾所以自蔽扞也。”他如以宠训龙、以禦训御、以狎训甲、以俱训具、以荡训汤，都是以今字释古字。

也有诗用今字，传用古字注释的，明某字古作某。如以民释氓、以用释庸、以化释讹、以念释谗、以合释翕、以高释乔、以可释哿、以见释觐释覲，皆其例。前人有不明这个训例的。如《小雅·正月》“洽比其邻”，传以合训洽，明治古为合。马瑞辰却认为洽无合义，硬要说是洽的假借，未免费了周折。《小雅·四牡》“将母来谗”，传以念释谗，明治古为念。郑笺则训念为告，谓“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语意未免乖隔。王引之从毛作解，谓惟养母是念，语意直捷，王说是对的。

八、以本字之本义释借字。诗用借字，传不是释以本字，而是用本字之本义释之，训诂字虽与借字殊声，仍能知其为依声作训。如《周南·樛木》训将为大，将当为景的假借。《小雅·车辇》传：“景，大也。”《方言》：“齐楚之郊谓大曰景。”《邶风·击鼓》传：“洵，远也。”洵当为复的借假，《韩诗》：“复复亦远也。”《小雅·节南山》传：“瘖，理也”，瘖当为蹟的假借，《小雅·沔水》传：“不蹟，不道也。”道与理义同。《大雅·下武》传：“许，进也。”许当为御的假借。《小雅·六月》传：“御，进也”。诗“昭哉来许”，《续汉书祭祀志》注正引作“昭哉来御。”这个训例也有人不明白。《豳风·七月》“八月剥枣”，传：“剥，击也”。剥当为支的假借，王安石不瞭其旨，不从毛传，以本字作解，谓剥枣养老，结果闹了笑话。

九、借声音推求语源。有的训诂字不是训释字义，而是说明字义之所从来。如《召南·行露》传：“狱，确也。”狱为系囚的地方，确为事之确然，两字义别，但狱与确有关。孔颖达《诗正义》说：“狱者核实道理之名”，狱义由确来。《騶虞》传：“茁，出也”，茁为形容词，出为动词，两字义别，但茁与出有关。凡草木初生必茁壮，所以段玉裁《小笺》说：“茁茁形容其出，非训为出。”《小雅·巧言》传：“盗，逃也”。孔颖达《诗正义》说：“盗者窃物之名。毛解名曰盗意

书讯

省编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 教材修订本即将出版

受教育部委托，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教育局组织我校和武汉地区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种教材，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持评议定稿，去年七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最近又在原来基础上作了修订补充，修订本即将出版，预计凡是在各地新华书店办理预购的单位和个人，可在八月左右取得书籍。

这次修订出版时，根据教育部今年一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讨论会的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吸收一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成果，广泛听取各院校

在使用教材中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充实了内容，提高了质量。哲学增写了关于普遍联系一章，中共党史增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作为全书的下篇。尤为可喜的是，修订时特别注意紧密联系实际，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探讨建设物质上现代化、政治上高度民主、精神上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问题，着力加强科学性和革命性。修订本的出版发行，适应了高等院校提高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要，也为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和青年系统地自学这些课程提供了较好的读本。

(黄洵)

也。风俗通亦云：盗，逃也，言其昼伏夜奔，逃避人也”。陈免误以为盗即逃之假借，“盗言孔甘”变为“逃言孔甘”，不成话了。《大雅·崧高》传：“赠，增也”，吉甫作诵赠给申伯，传不训送而训增，是说明增、赠语义相承，赠物与人必增人之物，所以胡承珙《后笈》说：“送遗是增益之事，故赠兼增、送二义，如《说文》滕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义；送，其引申义也。”而崔胤恩《集注》却以增易赠，谓作诵“增益申伯之美。”显然是错的。

① 《广雅疏正序》。
② 《广雅疏正自序》。